

# 《我的前半生》热播,是否让你会想起—— 那些年,我们读过的亦舒

■本报记者 张译丹

策划 刘强  
编辑 张凡  
美编 李春红

在快速出品的“青春小说”泛滥之前,读者的选择大概不过这样几个名字:琼瑶、严沁、亦舒、玄小佛等。前两者所写的故事多走悲情浪漫路线,后者则笔锋冷峭偏爱炎凉世态一些。综合几位女作家来看,还是亦舒作品中的主角们更具“成长性”——

有着“天然资本”的美女也要历经命运捉弄,职场新人在风雨磨砺中闪出光芒,都市女郎追求爱情无需放弃事业,每个人都活出自己的格局和眼界……无怪乎《我的前半生》一开播,观众就奔走相告:终于有“画风正常”的都市爱情剧看了!

## 《我的前半生》:原著大不同

从一开始,《我的前半生》电视剧就表明了轻原著而重“改编”的立场。



虽然书迷骂声一片,但考虑到原著本身的“傲娇”色彩,完全遵照原著故事演绎,或许也会让观众骂声一片。

### 35岁的中年“成长期”

原著《我的前半生》面世时间是1982年,距今已有35年了。用这个35岁的故事,来演绎都市中年男女之间的感情纠葛,似乎也有那么一点恰到好处味道。

《我的前半生》电视剧将背景搬到上海,人物重新演绎,难免混然国产剧众多套路,却又似乎还保留着亦舒小说中那股子非与众不同的劲头。

《我的前半生》本质上,或许是向鲁迅《伤逝》致敬的作品。《伤逝》中,子君和涓生是早期知识分子小家庭的代表,勇敢无畏的自由恋爱最终以离婚收场,失婚的子君并没能真正独立,最终走向的死亡。而在《我的前半生》里,女主角子君却在离婚之后觉醒了自我意识,一步步走上从精神到物质的全面独立,迎来了崭新的生活与充满希望的未来。

电视剧《我的前半生》大概也算是像原著致敬的作品,子君从上世纪80年代中国香港女郎,化身上海滩弄堂巷里精明的小女人,夸夸其谈驭夫有道,头顶绿云罩蠢气直冲云霄,几乎要被她的肤浅与卖弄气死的观众只能紧等着离婚戏码来大快人心。

无论距离原著有多遥远,哪怕女主角的品位从黑白灰变成了红配绿,子君终究要走上自我成长的道路,具体能走多远,走到什么位置,才真正能看出剧作与原著的格局差距。

## 男性角色面目全非

不知道是不是嫌弃35年前的港式男主过于“套路”,此次电视剧《我的前半生》祭出了“老干部”与“道明叔”的双保险。然而男性角色改编得面目全非,还是让书迷牵肠挂肚,不知道会不会搞出张冠李戴的桥段。

贺涵的人设,与《欢乐颂》中的老谭如出一辙,再加上都是由自带“老干部”气质的演员靳东扮演,难免给人一种“隔壁剧组来串门”的印象。在原著中,并没有贺涵这个角色。子君成长蜕变,飞往国外看望女儿,意外结识了优雅稳重的翟有道,彼此都有了些微妙的好感,最终经历波折在一起。翟有道作为小说后半段才出现的人物,难免有“戏份寡淡”、“身份不明”的嫌疑,或许在电视剧中早早出场的“贺涵”才是观众心目中的“最佳归宿”。在身份上,贺涵似乎还有原著小说人物“莫家谦”的影子。两个人物并作一个,怎能不让书迷心痛呢?

陈道明客串的日式料理店老板似乎从张允信这个角色演变而来。原著中的张允信是位艺术家,同时也是子君的工作伙伴。他们之间的矛盾,曾经让子君有所感悟:“每个人都有个弱点,一处铁门,一个伤口,我竟这般不懂事,偏偏去触动它,简直活得不耐烦。也许他应当比我更加愤怒,因为我逼他暴露真面目——老张一直掩饰得非常好。”

相较于陪伴在女主身边嘘寒问暖的人生导师,通过工作、生活的冲突而产生的经验认识往往更可贵。然而能将都市女郎的经历写得入木三分的亦舒,却让自己笔下的女主角子君拒绝了张永信,而接受了翟有道,继而迎来一个传统的、花好月圆似的结局。爱亦舒的读者说这是为读者安心而让故事圆满的“慈悲”,但想想亦舒笔下独有的都市冷感味道,这样的圆满又或许不过是一种暗藏心计的嘲讽。

## 《玫瑰的故事》:原型未解谜

玫瑰,你知道我初次见你是什么感受吗?

什么啊?  
我觉得你美丽过美丽,  
但是忧郁过忧郁。

我以后一定要让你快乐过快乐。

黄玫瑰,一个有着倾城容颜的女子。见过她的男人都为之颠倒,见过她的男人都再无爱人之心。她存在仿佛就是为了爱情,带给人快乐也给人莫大的痛苦。她追寻着自己心中的爱情,却忘了,虽然爱情是人们都向往的,执着的,干净的,天空一样的,可也是毁灭性的。



四个与之命运纠缠的男人,奏出黄玫瑰绚烂又迷离的一生。岁月悠长,韶光易逝,怪你过分美丽,怪你过分执迷。很多时候,人们爱的是一个人,与之结婚生子的又是另外一些人。

《玫瑰的故事》最大程度地张扬了女主角的美貌,也坦承了美貌带给她

的诸多烦恼。当黄玫瑰将自己的感情倾注于庄国栋时,庄却绝情而去。极度悲伤的玫瑰赴美留学,并与方协文结婚。十年后,玫瑰与丈夫离婚,独自返港,在孤独、寂寞之中结识了身患绝症的傅家明,三个月的热恋使她柔肠寸断。几年后,已然再婚的玫瑰巧遇十几年来一直思念着她并已离异的庄国栋……有人说,黄玫瑰的原型是不讨外人喜爱的章小蕙,也有人说黄玫瑰的原型是曾和李嘉欣同场选美的郭秀云。无论黄玫瑰到底是谁,看过书的人,都早已将她种在心里。

## 《喜宝》:现实的倒影

富家女勳聪慧热情地邀请刚认识的剑桥高材生——姜喜宝,参加自己的订婚家宴,是有意制造机会以撮合她和哥哥勳存姿。在家宴上,聪慧的父亲勳存姿,为喜宝的才智、谈吐以及美貌所征服,于是也向喜宝展开追求。

喜宝在其父亲、儿子的双双夹击下,非常现实地选择了父亲,于是她得到了想得到的一切,甚至更多。而勳存姿却因此而进入精神病院。喜宝做了勳存姿的女人后,虽然得到了金钱与物质上的满足,但却耐不住感情与生理上的寂寞和空虚,她需要更为实在的爱情和属于自己的生活。勳存姿发现喜宝另有所爱,竟冷酷地当着喜宝的面,枪杀了她的男友。

喜宝绝望了,但她怎么也逃不脱勳存姿的牢笼。几年后,勳存姿去世,喜宝变成最富有的女人,但她明白,她得到了金钱,却失去了一切,青春、爱情、生命力……

《喜宝》不是一部让读者享受阅读的作品,它让人难堪、纠结继而产生憎恶之情,但恰恰是这种感受,让文字的生命力越发加强。一个讲述女性清醒地堕落的故事,哪里需要什么温柔相待呢?很多读者把对喜宝的批评转嫁为对作品乃至作者的批评,恰恰证明了文字魔法啊。

## 《圆舞》:我生君已老

在这个故事里,承钰被父母抛弃后,傅于琛收其为义女,但两人间的感情却是微妙万千。傅一方面对承钰万分关注,一方面不停地结交女友,甚至两次结婚。承钰则牢记傅教给她的圆舞规则,甘心等待,并在继承了继父的遗产之后,摆脱了傅为其安排的生活方式,试图以平等的地位争取爱情的结果。然而,傅仍认为承

钰尚未长大而继续回避她。承钰凭着天生丽质,成为国际名模并与经纪人袁祖康结婚。离婚后,承钰却因病躲避了傅于琛的一切关怀……

《圆舞》是亦舒的代表作,呈现经典忘年恋: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圆舞》的原型几乎没有争议——周天娜。流传很广的一个故事是亦舒写在《林青霞,真要命》这篇文章里的小插曲:“(周天娜)仍是所见过一切女子中最美的一个。而兄弟,鄙人见过的美女,实在不算少了。数年前在半岛大堂见到周天娜,惊艳到下巴要跌下来,灵魂好不容易归窍,拍拍胸口说:幸亏咱们有林青霞。”她还说:“周天娜最美的地方,乃是对自己的美,一点信心都没有,这份性格上的特色,使她神情永远带一份迷茫渴望,眼睛像在恒久地等待某一个人某一件事?”《圆舞》的阴郁晦暗的气质,和周天娜传奇式的人生交相辉映。对于读者来说,读来怅然,若有所失。

## 《纵横四海》:衣锦还乡又如何

宁波镇海乡下的罗四海是家里的长子,唯一的朋友是隔着高墙从未见过面的小女孩,只有对着她,四海才能讲述心底的话。但是生活的贫瘠和压力使得他不得不告别母亲弟妹,跟着不可靠的舅舅去海外谋生活。

“船驶往地球的另一半,绕过阿拉伯半岛,驶入红海,即将渡过苏伊士运河,经地中海,出直布罗陀海峡。”这一切都让懵懂的四海大开眼界。终于罗四海一个人登上了陌生的温哥华的土地,被开洗衣房的王得胜收留,并于他死后接手了这家店。在温哥华,他清清楚楚看到修铁路的华工怎样不被当作人看待,他清清楚楚知道有多少华工死后连名字和葬身之地也没有,四海知道他没有能力去挽救这一切,他所能做的就是自强!

十八岁那年,罗四海终于衣锦还乡。罗四海的母亲一直在等儿子的回来,她已病入膏肓。四海答应成亲,他要让母亲放心,在众多提亲的女子中,他一下就选中了一个叫翠仙的女孩。小夫妻住在阁楼,但生儿育女,生活过得清苦而快乐。这时世界的局势正发生着变化,尤其是中国,罗四海只是个流落海外的普通人,他力量微薄,却同样关注着国家的发展,并慷慨解囊支持革命。就这样,罗四海终于在温哥华扎下根,两个儿子也长大成人,成为比父亲更出色的商人。多年后,罗四海享得高寿而终。